

一句“听不懂”勇闯天涯

周慧

上半年,我怀着极大的野心申请了一个新西兰的写作项目。极有可能是面试那天我说“你们放一万个心,我一句英语都不懂,绝对不会出任何么蛾子”的那句话起了作用,我得到了这个项目。

有人说用手机自带的翻译软件足矣,我也就一句都没学,英语停留在30年前全县最差学校里最差班级里的下游水平。有个同行懂英语,我自认像个沉默的行李即可,于是就这么出发了。和同伴会合后才知我有申报的物品,她们没有。奥克兰到了,我和她们兵分两路,得单打独斗了。我往申报通道走,柜台后果然是“老外”。我递过护照,他看了看,叽里呱啦说了几句,我说“啊?听不懂”。他重复,我摇头。他略显无奈,把电脑屏幕转向我。全是我看不懂的,而且还有一些需要填的空格。瞬间回到二十几年前的英文试卷,我用力摆手,说“听不懂,听不懂”。工作人员一再指着屏幕看我,仍然叽里呱啦。我突然想起手机里有翻译软件,我说“你等一下”。



检查行李的是个白肤女人,她从我只跟她笑没说话,瞬间判断我不懂英文。她边说边用手示意,行李箱需要搬到台上。行李顶格重,我试了一下,觉得可能会伤到腰,停下,准备换手。她说“STOP”,这个单词我懂,我想她的意思是她找人来搬,我便说“不用不用,我可以”,一使力就搬上去了,她笑了。打开行李箱后,翻之前她都先隔空指着,做一个翻的动作,微笑地看我,我点头,她才继续。检查完,合上。她准备叫人来拿下去,我笑着摆手,拍了拍胸脯。下一秒,我一手就把行李拿下来了,她笑了。

晚上,项目负责人带我们去餐厅吃饭,她问我一个人过关怎么样,我说对方说英文,我说中文加手势。她说你说中文啊?我说对呀,我只会说中文。我要不说的话,怕他们以为我是聋哑人,找个会手语的来跟我沟通。再说,办签证时并没有要求我懂英语,所以英语不是来

这里的必要条件,语言不通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,我不需要解决。我补充道。她有点意外,有点佩服,也有点爽。她说这些年她时刻要求自己做到最好,语言、工作,待人接物克己复礼,就是想在这里不能给华人丢脸,代价就是内耗,也经常紧张焦虑,她说她很羡慕我。我说,不要羡慕,我住在深圳郊外的村里,有时也会被村民嫌弃。如果我生活在这里,一定是那种人见人避、花见花落的人。如果人生可以交换,我愿意用很多代价来换取她的人生。

今早我们住的农场有车进来,这是稀奇事,因为几天来我没见过任何一个人一辆车。我跑到露台,一辆工程车停在屋旁大树下。一个胡子帅哥下车跟我打招呼,我除了听懂了“哈啰”之外一无所知。我就那么笑着,被太阳晒得暖暖的,像一个微笑的雕塑。

一分钟后,我通过他句尾上扬的语调推测他在向我问话,我记起负责人说这两天有人会来砍树。我大声喊:“YES,OK!”但发现他还说,我又喊:“你们砍树,砍树啊!”鸡同鸭讲,我做了一个砍树的手势,他懂了,笑了。胡子帅哥身上挂满工具,手脚并用往树上爬,迅捷得像一只松鼠。树下还有一个帅哥指挥,他左走右走,决定哪根树枝要砍。他们就某几棵树枝达成共识后,胡子帅哥一连几分钟不停动作,一把弯刀极锋利,手腕粗的树枝像切菜一样轻松,手起刀落树枝掉,割完一根换挂绳移到另一个树杈,熟练得几乎有节奏。

我痴迷地看了近一个小时,看到一棵树从繁茂到疏朗,到收拾干净载满一车厢的树枝离去。我想听他们讲什么,我想参与对话,我更想站在树下就某根树枝的去留表达自己的看法。我第一次为不会英语而懊恼焦急,决定这几天学几句口语。过两天,还有来修草坪的、来赶羊的。但也只想有一小会,回屋的路上就把这个决定抛到脑后了。我想,剪草工来了,我依然做个微笑雕塑也很好。不会英语,勇闯天涯,做一个沉默的欣赏者,也是极好。

中药房卖钱,父母也默认这是勤工俭学的辛劳所得。有了这额外的零用钱,便可以和邻居伙伴去外面游泳、看电影、吃棒冰,不亦乐乎!

憨态冬瓜情味长

程志忠

夏秋时节,菜场里圆胖憨厚的冬瓜得宠,摊主切片销售,购者踊跃,冬瓜也就成了餐桌上的常客。

冬瓜切成薄片,放点毛豆子或香菇同炒,是蛮好的下饭菜。更多的是烧汤,搭子可放咸肉、火腿片、虾皮、咸笋干,也可放汤骨、小排等。记得以前在老房子晚餐,狭长的天井里,一长溜地摆着五张如幼儿园里的小餐桌。当时大家条件都“脚碰脚”,餐桌上大都是时蔬,少许海鲜、小荤。一到晚餐时分,这家端出炒豇豆、凉拌黄瓜、红烧带鱼,那家端出炒鸡毛菜、煎臭豆腐、肉饼子炖蛋……每家人家菜有不同,但都离不开汤。汤大多有冬瓜加盟,有的是番茄冬瓜汤,我家经常是虾皮冬瓜汤。有家邻居认识肉摊摊主,常能买到紧俏的0.15元一斤的汤骨,和冬瓜烧汤,自然是妙搭。有次我起早排队也购得一斤多汤骨,上面的肉剔得比脸还干净。汤骨洗净焯水后,放姜片、料酒炖2小时,放上冬瓜和调料炖熟,撒把葱起锅,香气扑鼻。不见一丝肉的汤骨,幸有骨髓勾魂。吸完骨髓的骨头,可卖到废品回收站,能卖0.06元一斤。



海港故事

赵葳

七夕会

箬村的马卡龙色墙壁,被阳光烘焙出蜜糖般的光泽。登上观景台,星罗棋布的岛屿宛如巨鲸脊背,在海面若隐若现。这里,既非世界尽头的孤寂秘境,也非纯粹的度假天堂。它是海洋与人类活动交融的鲜活缩影,承载着人们对海洋的探索与希冀,每一处景致都在轻诉独属于这座海港的故事。

摄影

海上的时间与上海一样,也是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”,但海上的四季与城市景色迥然,尤其在夏、冬两季。

年轻时,我基本是在东海作业的渔船上度过的。有一年夏天特别热,从海上归来,我睡在家里的帆布床上,汗水如小河流淌,只能卸下门板,搬到弄堂口去睡。第二天下午出航,傍晚一出长江口,海风扑面而来,凉爽惬意。翌日上午,东海波平浪静,一碧万顷,是捕带鱼的好辰光。两艘渔船拉开距离对拖,一网拉3个多小时。当沉甸甸的袋洞出水,网口一拉开,如刀似剑的长条带鱼哗啦啦倾倒在右甲板上。活蹦乱跳的银鳞在阳光下闪耀,刺得人眼睁不开。好家伙,3000公斤!我们在左甲板用清冽的海水冲洗带鱼,边哼着拉网小调,边把它们一条条弯成半圆形盘进木箱里。歇口气时,不经意抬头四望,蓦然发现,青天像一个硕大无比的锅子,倒扣在圆形的碧海上,使人想到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。“笼盖四野”是农耕时代“天圆地

东海夏冬轶事

王坚忍

方”的空间认知,我们看到的是“天似穹庐,笼盖圆海”。当时大家目瞪口呆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天苍苍,海茫茫,穹庐似的青天与满月似的碧海无缝对接,天海合一,是难得一遇的大自然奇观。

后来,我将海上奇观告诉一位物理老师,他说这是人的视角与地球曲率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简而言之就是:人的视野有限,在海上你会感到海天交界处海平面向上弯曲,形成“大圆圈”的错觉;天空本身无边际,但人脑会将天空想象为一个倒扣的半球,与弯曲的海平面两者合一,就会构成“天似穹庐,笼盖圆海”的视角体验。说白了,这种体验与海市蜃楼景象相似,从物理学上说,是虚像,不是实像。

冬天的东海像狂怒的雄狮,在海上捕杂鱼,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接踵而来,“涛似连山喷雪来”。遇到9级排天风浪,渔船就得躲进就近的岛屿或半岛。浙东象山县石浦港很理想,它是一个天然港湾。从海上向东而驶,看到海

天太热,我溜达到公园,找片树荫歇凉,和树聊会天。白杨哗哗作响,它们在鼓掌欢迎我吧;垂柳翩翩起舞,还换来了一声声蝉鸣;国槐绽放淡黄的花串,洒下一地斑驳花影;合欢树举起一把把小红扇,风儿摇摇,扇儿摇摇,给我摇来凉爽的风。

最爱和林荫小道上的法桐聊天,它们树形高大挺拔,绿荫如盖,置身于这方清凉之地,和法桐聊聊天,说说闲话,多么惬意!风吹来了,雨落下了,树枝儿摇头晃脑,有的在窃窃私语,有的在大声喧哗,它们也在聊天吗?我真想加入法桐们的聊天群,听听它们说些什么。聊天,最好贴近它们。脱了皮的法桐树身光滑温润,泛着清白之光。我不由凑上前,抱一抱树,把脸颊贴在滑爽的树身上,顿感凉意袭来,燥热渐消。整个身子靠上去,给我一个依靠,感觉树的亲和、踏实和舒惬。我们聊些什么呢?我

们聊响晴天里的酷暑地,也聊碎银子般的白月光;聊西塘的清风,也聊北大堰的雨水……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的话语。

遥想古时,古人也爱和树聊天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里载:东晋大将军桓温带领大军北征,经过金城时,看到自己年轻时栽植的柳树长成了参天大树。他下马与柳树聊天,感慨道“木犹如此,人何以堪”。意思是,你都长这么大了,何况人呢,而后手抚柳枝,潸然落泪。南宋词人辛弃疾喝醉了酒,也找树聊天。他写有一首《西江月·遣兴》,“昨夜松边醉倒,问松我醉何如。只疑松动要来扶,以手推松曰去。”自己喝醉了,还问松树醉得啥样,感觉松树想要搀扶他,这醉汉还推树呢,让树一边去……

和树聊聊天,说说平时不愿说、不敢说,或者说了也没人爱听的话,树们会静静地倾听,偶尔也应和,心底顿感一片清凉。

和树聊会儿天

刘琪瑞

在我的心中,有两朵菊花。一朵在江南的秋天,唾手可得,捧在手中,掬之入鼻,香气扑面。如是晒干,开水冲泡,慢慢啜饮,直入心扉。另一朵则在我的心里,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在江南古镇外婆家竹篱笆围就的天井里,在外婆秋天与菊花相伴的爽朗笑声里。

我从小喜欢菊花,总觉得春花虽然姹紫嫣红,却没有像菊花那样独立寒秋的风骨。我记得,外婆培植的菊花,不仅是观赏花卉,更是养生食材,具有清凉解毒、滋阴养颜的功效。后来,我在曲水园隔墙的文化馆工作。每年秋天,曲水园总会举办盛大的菊花展,铺满赏心悦目的各色菊花,游客接踵而来,感受“紫菊披风散晓霞,年年霜晚赏奇葩”的意境。

那些年,我也曾住宿于曲水园,“菊香满园秋,清幽入梦魂”。秋天菊展时,清晨和傍晚就是我与菊花亲密接触的最佳时机。起源于我国的菊花,历经千年的栽培衍化,总以最新的容颜展现在人们的眼前:有小家碧玉般,紧凑而精致的切花小菊;有大家闺秀般,华丽而大气的传统大菊;还有娇小玲珑、常与文人墨客相伴相生的案头菊;以及胖乎乎、玲瓏可爱的球形地被菊。秋色里的江南,因为菊花的铺陈成了一幅画、一首诗、一段旋律。菊花,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,诉说着秋天的故事,展现着生命的坚韧与生活的美丽。



水由绿变黄,为石浦港外檀头山。将船沿着山边开过去后,再穿越一个两山夹峙的“门”,进“门”后,躲在由五个小山环绕成一个月牙形的天然屏障内,便是石浦港。山外浪涛飞进,山内水波轻漾。咫尺之间,别有洞天。

渔船刚把惊涛骇浪甩在身后,惊魂甫定,在水上

秋菊

曹伟明

兜兜转转找锚地,石浦小伙子就已划着小舢板靠上来。打头的一个手脚并用,倏地爬上船舷,把小舢板系在船栏上。渔船拖着小舢板磕磕撞撞地行走时,小舢板上的四五个人,纵身纵上正在行驶的船,然后蹲下来,从绑在船舷内侧的长百余米的渔网中,拉出卡在网眼里的小鱼小蟹,装在随身带的网兜里,样子像采茶姑娘。不大一会儿,船上角落落落的鱼蟹被捡得干干净净。此时渔船锚也抛好了,他们客气地邀请炊事员与我们几个人上小舢板,摆渡上岸买蔬菜或买橘子。每人一毛钱的摆渡费也免了。搞笑的是,当我们捧着蔬菜橘子等出集市,发现那些小伙子,已在街头地上铺块塑料布,叫卖着刚从渔船上扒拉下来的鱼蟹,发“避风财”呢。

海上轶事过去数十年了,但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清晰如昨。



打明牌的人

王慧兰

在这个时代,很多人习惯了在社交媒体上精心包装自己,习惯了在职场中的虚情假意,习惯了在感情中的欲擒故纵。打明牌的人偏偏直来直去,选择用近乎残酷的真诚揭开社交场合虚伪的面纱。他们明白:真诚并非一种愚蠢的表现,而是一种深刻的智慧。短期内,它或许会让某些浅薄的关系戛然而止,但从长远看,它能让自己在纷乱的世界中活得更自由、更从容。

打明牌的人活得轻松,因为对关系的边界感非常清晰。他们知道人生最宝贵的不是财富,不是名声,而是时间和情感。面对那些不合适、不舒服的关系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切断。感情中,如果对方一直不回消息,一般人可能会不断猜测,甚至陷入自我怀疑,打明牌的人就会直接问:“你是不是不对头”的表情包,回头再跟老公吐槽。老公说,谁叫你答应她的?

我们经常会因为在意别人看法而吃亏。比如对服务员的热情有愧疚感,勉强吃顿不喜欢的饭;或者是担心销售的眼光,买了不需要的东西;又或是明明对服务过程不满意,却想着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,当面选择算了,背后又发牢骚抱怨,甚至内耗。打明牌的人活得很通透,有自己的做事标准,不会因为怕得罪人而委屈自己,也不会因为所谓的面子而强迫自己,时刻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。

打明牌的人活得轻松,因为对关系的边界感非常清晰。他们知道人生最宝贵的不是财富,不是名声,而是时间和情感。面对那些不合适、不舒服的关系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切断。感情中,如果对方一直不回消息,一般人可能会不断猜测,甚至陷入自我怀疑,打明牌的人就会直接问:“你是不是不对头”的表情包,回头再跟老公吐槽。老公说,谁叫你答应她的?

我们经常会因为在意别人看法而吃亏。比如对服务员的热情有愧疚感,勉强吃顿不喜欢的饭;或者是担心销售的眼光,买了不需要的东西;又或是明明对

